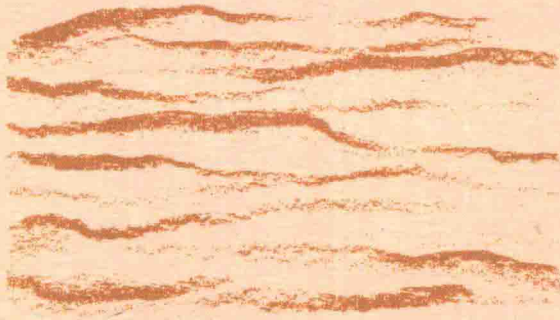


聯經  
出版  
1974  
2014

Reading Tao Yuanming:  
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  
(427-1900)



閱  
讀  
陶  
淵  
明

田菱 著

By Wendy Swartz

張月 譯

閱  
讀  
陶  
淵  
明

*Reading Tao Yuanming:*

*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

(427-1900)

田菱 (Wendy Swartz) 著

張月 譯

著者 田 菱  
譯者 張 月  
發行人 林 載 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12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321號1樓  
暨門市電話：(04) 22312023  
台中電子信箱 e-mail: linking2@ms42.hinet.net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沙 淑 芬  
校對 吳 淑 芳  
整體設計 劉 克 韋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368-2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READING TAO YUANMING: 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 (427-1900)  
by Wendy Swartz  
© 2008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閱讀陶淵明/田菱著，張月譯，初版。臺北市，  
聯經，2014年7月（民103年），392面，14.8×21公分  
譯自：Reading Tao Yuanming: 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 (427-1900)  
ISBN 978-957-08-4368-2（平裝）

1. (南北朝)陶潛 2. 中國詩 3. 詩評

851.432

103003560

# 序

康達維 (David R. Knechtges)

聶清風 譯

陶淵明，一名陶潛，現在被公認為第一流的中國詩人。恩師海陶璋 (James Robert Hightower) 在氏著《陶潛的詩歌》(The Poetry of T'ao Ch'ien) 引言部分便開宗明義：「即便在最簡明最嚴選的中國著名詩人名單上也得有陶潛，他是中國文學領域一位實至名歸的大家。按年代，他上繼至今仍面目模糊的西元前三世紀愛國詩人屈原，下啟八世紀名家李白和杜甫。」儘管陶淵明在中國文學經典裡擁有無可置疑的地位，這個地位卻不是一直以來就如此鞏固的。在他身後數個世紀裡，陶淵明作為隱士，而不是因其詩名，廣為人知。儘管在李唐時代他的詩歌開始逐漸引人注目，但是只有到宋代他的作品才開始被奉為詩歌經典。田菱這部精采紛呈的著作主要就是探討陶淵明詩歌和文壇化雙重偶像地位的確立過程。捉筆作序，與有榮焉。

田菱長在台灣，自幼習得中英雙文。她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研讀法國文學和比較文學，進而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師從現任美國學術聯合會主席余寶琳而取得比較文學和中文博士學位。田菱是著即發軔於她二〇〇三年完成的博士論文。

田菱教授是著主要著眼於陶淵明「身後聲名」(posthumous reputation) 的「建構」

(construction) 和在他作品的接受過程中所涉及的「機制」(mechanisms) 問題。她的研究植根於西方接受史理論，全面探討了從甫問世直到晚清，陶淵明作品是怎樣被解讀和評價的。在第一、二章，田菱集中討論了從蕭齊到初唐人們怎樣在不同的傳記中塑造形象各異的陶淵明。她將這些傳記和陶淵明友人顏延之(三八四—四五六)的誄文進行比較，進而探究從陶淵明自己的作品中能夠剝離出的傳記信息。田菱教授對上述材料沒有採取單一向度的研究方式，而是令人驚嘆地在這些材料中識別出陶淵明的一系列不同面相並分門別類為：「精神隱士」、「反常隱士」、「絕塵隱士」和「精神英雄」。對於這種鞭辟入裡的多維研究方法我深所服膺。

陶淵明最早的傳記之一出自梁太子蕭統(五〇一—五三一)之手，由他主持編纂的《文選》收錄了很多陶淵明的作品。蕭統還親自收集陶淵明的作品並冠以序，這篇序至今留存。蕭統毫不掩飾自己對陶淵明的崇拜，在他那個時代陶淵明詩名未著。職此之故，陶淵明在與蕭統居於同一時代的鍾嶸(約四六九—五一八)那裡只得到「中品」。蕭統為陶淵明作序：「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如此熱情洋溢的對其作家價值的首肯，即便在陶淵明聲名更其鞏固的後來也並不多見。

是著一個為其書名所不能彰顯的優點是其跨度之廣。田菱教授的研究由六朝晚期直至清季，甚至還涵蓋了一些民初史料。然而，與一些文學研究者不同，田菱始終審慎地將陶淵明的具體研究放置於特定的歷史語境之中。譬如，在探討宋明時代對陶淵明的評價時，她指出胡應麟(一五五一—一六〇二)、楊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等人對於陶淵明的評價應該被置於文學復古運動理論的

背景之下來理解。同理，在研究清代考證學者對陶淵明的考釋這一節，田菱不厭其詳又充滿睿智地借鑑了艾爾曼（Benjamin Elman）對清朝「考證學」（evidential research）的研究成果。

儘管田菱教授的研究有著豐厚的理論基礎，她卻並不搬用令讀者消受不了的炫目理論和技術術語。她文理清晰，令人信服，引人入勝。鑑於其研究時間跨度之大，她本可以很輕易地誤入歧途，即對所引用的廣袤材料進行過於簡單地分析。田菱雖非訓詁學出身，但她對於尼采認為訓詁學的觀念（notion of philology）即在於「慢讀的藝術」（the art of reading slowly）似乎深諳三昧。她對文本，尤其是詩歌，展開敏銳地細讀。是著包含了對李白、白居易、王維、蘇軾、王安石、歐陽修、梅堯臣、陸游等詩歌大家作品的精心英譯，同時也收錄了一些西方學者尚未措意而聲名稍遜的詩人作品的英譯，比如南唐詩人李中。這些詩歌英譯倘若抽取出來便可以組成選集另行結集出版。

田菱是著即將以中文在她的故鄉台灣面世並將為讀者所厚愛，在此我為她感到高興。是著不僅在台灣並且在整個東亞地區都會有更多的讀者。在此，我要祝賀擔當是著翻譯和付梓重任的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目次

## 序

康達維 (David R. Knechtges)

i

## 第一章 引言

1

## 第二章 隱逸

早期史傳中的陶淵明隱士形象

38

唐代對陶淵明隱逸的暗喻及其矛盾

62

宋代對陶淵明隱逸哲思及動機的探索

99

## 第三章 人格

早期詮釋學理論中的人格解讀

130

127

道德高尚還是超凡脫俗的隱士  
從超脫的隱士到道德的楷模

143 154

## 插曲 陶淵明的自傳項目

173

## 第四章 文學接受

—— 第一部分：從六朝到宋代

197

六朝時期對陶淵明的幾種早期觀點

199

唐代詩歌對陶淵明的運用

219

宋代對陶淵明的重新定義和經典化

255

## 第五章 文學接受

—— 第二部分：明清時期

289

文學史中（外）的陶淵明

292

進一步細讀陶淵明

311



陶淵明研究中的考證研究

結論

參考書目

359 351 334

# 第一章 引言

閱讀兩週刊

Reading Two Weekly  
Shijing Research of Chinese Recipies  
0427 (1983)



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

——辛棄疾（一一四〇—一二〇七）

本書將從陶淵明的逝世開始，隨著時間推移，陶淵明（或稱陶潛，三六五？—四二七）逐漸被推舉認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sup>1</sup>。千百年來，對他生活的描繪，無論是集中在他的任真自得、穎脫不群與嗜酒如命，或是聚焦於他典範的道德情操，都將他提升到偶像地位。近來對於經典形塑的研究暗示了一個普遍現象：作家可能在逝世好幾世代後，他才取得如我們所知的聲名；且此種「接受」（reception）上的改變，往往與他的作品本身關係較為疏離，而更加取決於不同時代的文籍編撰者及批評家的動機與需要<sup>2</sup>。陶淵明的「接受」是個特別發人深思的例子。除非我們找出他歷史

1 陶淵明的名與字尚有爭議。四種最早有關陶淵明的傳記對他名與字的記載都有些微差異。二十世紀初學者朱自清在古典與現代早期的史料中發現十種有關陶淵明名與字的不同紀錄。朱自清認為，陶淵明的名之所以未被清楚記錄，肇因於他的家族正在沒落且他的文學作品在當世並未獲得重視。參朱自清，〈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二：四五七—四五八。

2 關於中國經典形塑的進一步討論，參 Pauline Yu, “Charting the Landscape of Chinese Poetry” 及 “Canon

形象建構過程中的轉捩點及關鍵人物，否則身為一個在其身歿後數百年來不受重視的詩人，陶淵明名氣的後來居上幾乎像是個奇蹟。本書即是對塑造典範詩人及文化偶像過程的一個考察。

任何關於「接受」(reception)的歷史性研究都必須把解讀習慣與批評方式的改變納入考量。鑑於陶淵明接受史橫跨的時間長度、文學語言相對的穩定性與持續性及文學別集的廣泛流傳，「接受」應該成為中國文學史的一個核心主題<sup>3</sup>。在一系列共通文本、方法及研習目的中交流出的文化財富，其穩定的積累性與傳播性，不但確認成員身分，同時保障了他們的優勢。因為「接受」研究已然長久被認可足以揭示文學傳統中詮釋實踐的流變過程，這使得對此課題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傳統中國，閱讀實踐的發展是一扇珍貴之窗，由此可觀察出文人文化與價值的變

(續)

Form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3 已有幾篇短論或書中章節探討或觸及到中國古典詩人的接受或身後聲名的問題。例如 Varsano, *Tracking the Banished Immortal*; Fisk, “On the Dialectics of the Strange and Sublime in the Historical Reception of Tu Fu”; Chou, “Literary Reputations in Context”; Lee, “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the Poetry of Wei Ying-wu” 及 Francis, “Standard of Excess”。關於陶淵明在傳統詮釋中的專論，可參 Chang, “The Unmasking of Tao Qian”；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鍾優民，《陶學發展史》、《陶學史話》；戴建業，《澄明之境——陶淵明新論》，頁二九二—三九八；吳兆路，《陶淵明的文學地位是如何逐步確立的》；林文月，《叩門拙言辭》；曹旭，《〈詩品〉評陶詩發微》；及高大鵬，《陶詩新論》，頁七三—一二七。

化。對於中國文學史上重要人物身後聲名建構過程的研究，他的作品在「接受」過程中的運作機制以及陶淵明及其作品特定解讀的經典化，能增進對傳統中國文學與文化領域轉變的理解。

自從二十世紀中期以來，批評家們就將視野超拔於「作者」(author)或文本的語言作用之上來理解意義的產生；此項嘗試的一個焦點，即是正視讀者在其中扮演的積極角色。姚斯(Hans Robert Jauss)經常被視為將歷史維度帶入「接受」研究中的批評家。當文學史在西方名譽掃地之時，他試圖將歷史帶回文學研究的中心，擴展「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界域。他提出所謂「文本與文本間的關係」(relationship of work to work)應轉變為「文本與人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 between work and mankind)<sup>4</sup>。「接受美學」(aesthetics of reception)建立的前提基於以下觀點：「文學作品不是一個獨立自存的物體，也不會對每個時代、每個讀者都傳達一樣的意義……文學作品比較像是管弦樂編曲，帶給不同時代的讀者臨場感，打動讀者們的心弦。」(a literary work is not an object that stands by itself and that offers the same view to each reader in each period... It is much more like an orchestration that strikes ever new resonances among its readers... and brings

4 Jauss, "Literary History as Challenge,"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p.15. 周寧，《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頁二六。

it to a contemporary existence.)<sup>5</sup> 此觀點的關鍵在於通過讀者的積極參與來維持文學作品歷史生命的方式，且將批評焦點從「創作與表現的傳統美學」(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of produ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轉變成一種「接受與影響的美學」(aesthetics of reception and influence)<sup>6</sup>。此種批評關注的轉變起因於認知到「文學作品的品質與品第」(the quality and rank of a literary work) 並非僅僅決定於「其原始的傳記或歷史處境」(the biographical or historical condition of its origin [Entstehung])；相反的，它們源於「更難以捉摸的種種尺度，包括影響、接受與身後知名的程度」(from the criteria of influence, reception and posthumous fame, criteria that are more difficult to grasp)<sup>7</sup>。在姚斯的模型中，讀者對文學作品的接受發生在他們的期待視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中，這種視野植基於特定傳統中過往作品及讀者自身的文化價值。當新的作品與新的歷史處境改變了讀者們的「預期」(expectations)，他們的期待視野也跟著轉變，對舊作的新評價

5 Jauss, "Literary History as Challenge,"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p.21. 姚斯理論提出的大背景是其期望恢復過往藝術品與現代關注的關聯。在同一段落中，姚斯寫道：文學作品如同管弦樂交奏般「將文本從語言的載體中解放」(frees the text from the material of the words)。然而文本是否真能從「語言的載體中解放」仍然高度存疑，尤其當我們把詩歌納入其中加以考量。

6 Jauss, "Literary History as Challenge,"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p.20.

7 Jauss, "Literary History as Challenge,"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p.5.

與新詮釋遂成為可能。審美與文化態度的概念不斷流轉，大大影響了對「文學作品的品質與品第」及作者聲名之認知。理解此點是重要的，它幫助我們了解陶淵明的現代讀者曾被哪些歷史觀念所影響。但是在傳統中國，「(作品)原始的傳記或歷史處境」與「讀者接受」從來沒有清晰的界限。因此，文學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是獨特的這一問題需要被重建而不應被視為既定的事實。中國傳統文學接受研究必須把文學問題放置於非文學範疇(例如歷史、傳記與道德)中加以考察。

雖然姚斯對理解作品歷史接受過程的關注最終導向更貼切地理解作品涵義的目標<sup>8</sup>，此目標使得他須為先前的種種解讀作仲裁且為自己在其中定位，但是本書並非如前此研究僅針對陶淵明本人及他的作品，而更著重在以下課題的探討：「陶淵明」的建構過程及其背後隱隱脈動的運作機制。本書並不單純地將詮釋學問題當作既定事實來自動評判對陶淵明作品的論斷。相反的，本書把這些問題放回歷史脈絡中探討，考察當初是在何種社會與學術條件下派生出這些言論；並試圖去回答：

8 在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一書的導論中，Paul de Man (pp. ix-x) 指出了詮釋學與詩學的差異：詮釋學是致力於導向「意義的理解」(determination of meaning)的過程，而詩學則包括「語言載體的形式分析」(formal analysis of linguistic entities)。De Man 舉出耳熟能詳的例子為證：荷馬(Homer)將阿基里斯(Achilles)視為一隻獅子。將此導向「阿基里斯十分英勇」的結論，屬於詮釋學的範疇；而考慮「荷馬究竟使用的是明喻(simile)還是隱喻(metaphor)」，則是詩學的關注。De Man 因此將 Jauss 界定為詮釋學家(hermeneut)。



為何某些特定的詮釋探索在某個特定歷史時刻產生，而不是在更早的時空背景下發生。具體來說，本書使用的方法並非以時代較後的批評去追問作者意圖，或最終在作者自身的作品中找尋有關其後接受史的答案。我關注讀者與陶淵明作品進行的詮釋性對話（interpretive negotiations），特別是某些超越陶淵明作品範圍的因素：例如詮釋實踐、批評詞彙與文化需求上的改變；同時也試圖勾勒出那些興致勃勃又舉足輕重的讀者群如何斡旋其中。我相信，此種研究方法將在很大程度上幫助解釋在歷史長流之中湧現出的不同陶淵明形象及其作品的不同解讀方式。那不僅僅是一系列迥異更迭的圖繪，而且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深深被文人文化三大核心範疇交織出的對話所牽引著，且已經持續了一千五百年之久。這三大範疇分別是：隱逸（reclusion）、人格（personality）及詩歌（poetry）。

\* \* \*

9 此觀點先前已有人觸及。例如 Paula Varsano 最近有關唐代詩人李白及其後批評接受史的專著 *Tracking the Banned Immortal*, pp. 22, 24, 199.